墨香记

一名战士和他永远的巴丹吉林

本报记者 侯莎莎

当记者抛出“怎么阅读与写作”的问题时，东昌府区教育和体育局督导室科员赵广砚的回答非常果断——“读大于书，我有一桶水，才能舀出去一碗水。”

即便已是中国作协会员，作品陆续在《人民文学》《解放军报》《解放军文艺》等发表，赵广砚也面临着“越写越直白、越写越寡淡”的瓶颈。“那就坚持读书和采风。”他告诉记者。

10月底，赵广砚还去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了中国农民诗会。“抓住一切能学习的机会学习，有点笨鸟先飞的感觉。”

截至11月25日，赵广砚2026年已在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8篇，大都是军旅题材。巴丹吉林是他常写的地方，也是他文学之路开始的地方。



2026年9月18日，赵广砚在东昌中学开展国防教育宣讲（资料图）

文学原点
一封封信里长出诗与远方

时钟拨至2003年，赵广砚入伍空军某部，来到祖国的西北大漠——甘肃省酒泉市的戈壁滩。营区外就是巴丹吉林沙漠，那时通信不便，戈壁滩常年狂风呼啸、黄沙滚滚，赵广砚倍感孤独，想家时就写信。

“我就给家人、朋友、战友、老师写信，每封信的末尾都会附上一首小诗，或绝句，或律诗，写戈壁风物、战友日常、孤独心境等。”赵广砚说。

写到一定程度，他开始投稿。每周跑一趟邮局，但稿子大多石沉大海。“不管能不能发，我先坚持写。”赵广砚说。

坚持了四五年，终于有了回响。

兰州大学主办的《视野》杂志社寄来一张明信片，上面写道，“文字比较流畅、优美，但不符合刊物要求，请继续关注我们。”还免费寄了一年的刊物。“我一直感谢这位编辑，虽然还未曾谋面，但这种鼓励让我重燃了创作希望，对文学的热爱更加浓烈。”赵广砚说。

2009年2月，《军营文化天地》杂志刊登一则广告——歌词接力赛接龙，择优刊发。赵广砚又开始写歌词。不到1个月，他写的《恋上军歌》等3首诗歌登在了杂志上。2010年11月22日，《空军报》副刊又刊发了他的散文《送送老兵》、诗歌《告别军营》。

赵广砚的笔名是“山鹰”，在巴丹吉林沙漠，一种镶嵌在无边原野里的孤独就像天上的鹰，自由地摇晃着，承载着他的诗情与豪情。

两条腿走路
一条拍新闻，一条写诗文

他的命运也因热爱阅读与写作而改变：从站岗、巡逻、执勤的空军警卫兵，到机关资料室的工作人员、历史陈列馆馆员，再成为部队电视台的记者、《空军文艺》杂志实习编辑，最后成为总部机关大型晚会的撰稿、编导。一个又一个岗位，让他积淀了深厚的文学素养；湛蓝的天空、广袤的沙海、轰鸣的战机、官兵的火热生活及以苦为乐、执着坚守、奉献青春的精神，辉映着改革强军的梦想，为他提供了鲜活的写作素材。

“那时年轻，也有个小野心，想把能写的身边的人物写出来，能拍的拍出来，向更多人讲述部队官兵的故事，展现他们刻在骨子里的忠诚、坚韧。”赵广砚说。

2010年12月24日，他去部队机关电视台报到了，一切都是新的。他开始“两条腿”走路。一条腿围绕电视新闻摄、录、编、采、写展开；另一条腿写诗写文章。那几年，他在《空军报》《空军文艺》等，每月至少发表一篇散文、一首诗，成为部队文学笔会的常客。

在部队，记者的工作是记录英雄故事，共情人间温暖。

一篇《三号靶》的稿件，让赵广砚倾注了心血。“三号靶”位于戈壁滩深处，3名战士担负戍边任务。当时那里没水没电、没信号，供给一周送一次。最难熬的远不是这些，而是孤独。赵广砚陪着战士们待了七天七夜，一起巡逻、做饭、执勤。日复一日单调枯燥的执勤巡逻和孤寂的边关生活，没有磨去战士的意志，他们用青春坚守诠释“为祖国守边、为山河站岗”的赤诚初心。



赵广砚在聊城市新华书店读书。 侯莎莎 摄

2014年，稿件《三号靶》在《空军报》《解放军报》等多家报刊发表。再后来，关于三号靶的消息传来：信号塔立起来了，道路铺上了，还打出了地下水，三号靶越来越好。

70余场宣讲，近10万听众
讲台上的另一种坚守

虽离开了部队，但热血仍在。赵广砚把赤诚初心投向青少年国防教育。作为聊城市国防教育宣讲员，他已在我市各地义务宣讲70余场、受众近10万人。根据时间节点和活动内容安排，赵广砚及时调整宣讲主题，几乎每份宣讲提纲都将近1万字，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笔记。

他考据史料，查实在1948年开封战役中牺牲的有凭有据的聊城籍烈士共154位，数据翔实；他翻检《革命烈士诗抄》，辑录十余位烈士的诗文；他实地走访，近年来，采访了九旬志愿军老兵刘凤梧，拜访了97岁的抗战老兵张汝珍；关注王忠祥为烈士寻名，把王忠祥为烈士寻亲的故事整理成稿件《让英雄的名字辉映长空》等，发表在《中国国防报》《大众日报》等媒体上；他把素材落到本土，开封战役聊城籍烈士、孔繁森、王忠祥……让孩子们知道“英雄就在身边”；他专注打磨细节，PPT上播放死字旗和上甘岭枯树干的图片，讲解中穿插“建军节是哪天”“军人床单是什么颜色”等设问，把宏大历史讲成能摸得着的细节。

紧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点，他把伟大长征精神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全过程。为充分准备课件，赵广砚阅读了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《长征》等书籍。他说：“宣讲必须严谨，对于历史人物事件，要反复查证后，再讲给孩子们听。”

说到读书，赵广砚近期翻阅最多的是《资治通鉴》。他说：“书里史事撰述有源有本，清楚明晰。写战争层次分明，有条不紊；写人物栩栩如生，跃然纸上。把头绪纷繁的史事按年月日一丝不苟地记述下来，极具价值，常看常新。”

2026年，离开部队7年后，赵广砚重返巴丹吉林。从兰州到嘉峪关的飞机上，看着窗外的祁连山，过往日夜涌上心头。回望这片倾注了青春与热血的土地，他写下这样的诗句，“无须解释那些年的情愫，也无须握手寒暄，我一次又一次，张开双臂，紧紧拥抱着你。我是如此挚爱着你，像老兵果园里的一粒种子，深深地眷恋着脚下这方土地，我是如此挚爱着你，像路旁生长的一簇野草，无声无息，相随到底。”赵广砚感慨：“离开部队后，我时常会回忆起巴丹吉林。这几天，还向《中国国防报》投稿了，我想把巴丹吉林的人、事和那里的情怀，写成系列。”

巴丹吉林，是赵广砚文学写作的母题，也是他提笔出发的原点。而今天，国防教育宣讲的讲台，成了他心中的另一个“巴丹吉林”——大漠的辽阔，拓开他文字的疆域；讲台的辽阔，则延展他精神的疆域。他把缅怀先烈的深情、戍边官兵的坚守、家国奋进的足音，化作一个个故事讲给青少年听，让英雄精神融入青春血脉，让红色基因在强国强军的征程上代代相传。

